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歷史與文化記憶——羅奈得·亨德爾的聖經詮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Tian, Haihua |
| Publisher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 Rights |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
| Download date | 2026-07-04 00:26:03 |
| Link to Item |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68 |

历史与文化记忆:罗纳德·亨德尔的圣经诠释

田海华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罗纳德·亨德尔的圣经诠释理论与方法,重点论及他的《创世记》三部曲,圣经考古学观点,以及文化记忆的视角。亨德尔将神话、民间传说、文学著述与历史记忆进行编织,同时,结合细密而审慎的文献学分析,从而进入文化历史的宽广视域,呈现了历史与文化记忆相互交织的关系,以及丰富的视域融合。亨德尔对希伯来圣经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运用历史批判方法,引用圣经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以及文本批判和文化记忆研究,对《创世记》的一再诠释与文化重构,表明了文化记忆对古代以色列人身份与传统塑造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历史;文化记忆;亨德尔;《创世记》;历史批判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Ronald Hendel'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IAN Haihu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Ronald Hendel's theory

and method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with a focus on his Genesis trilogy, viewpoint i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memory perspectives. Hendel weaves together myths, folklore, literary works and cultural memory with detailed and stringent textual analysis, leading to a broad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us reveal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as well as a rich horizon fusion. Hendel'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Hebrew Bible studies lies in his repeated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n Genesis by historical criticism, latest discoveries in archaeology, textu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memory study, illustrating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memory in shaping the identity and tradition of the ancient Israelis.

Key words: history; cultural memory; Ronald Hendel; Genesis; historical criticism

罗纳德·亨德尔(Ronald Hendel)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诺玛与塞姆·黛比(Norma and Sam Dabby)讲座教授,学术专长为希伯来圣经与犹太研究。亨德尔研究希伯来圣经的方法是角度的,包括宗教史、文本批判、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1981年亨德尔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民间传说与神话学,是获得当年最高荣誉的毕业生。紧接着开始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研究生课程,师从希伯来语与东方语言大师弗兰克·克劳斯(Frank M. Cross, 1921—2012)。198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圣经史与西北闪族语文献学。亨德尔曾任《圣经考古学家》与《希伯来语研究》月刊编委,是《圣经评论》与《圣经考古论评》的专栏作家,现为“牛津希伯来圣经”(The Oxford Hebrew Bible)系列评注的责任主编。他对希伯来圣经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运用圣经考古学的发现,通过对《创世记》的一再诠释,以及

对《创世记》的历史重构,呈现了文化记忆对古代以色列人身份建构与传统塑造的重要意义。

一、《创世记》三部曲

亨德尔论述《创世记》的三部曲包括《族长的史诗：雅各故事始末，迦南与以色列的叙述传统》、^①《〈创世记〉1—11章的文本：文本研究与批判版本》^②和《纪念亚伯拉罕：希伯来圣经中的文化、记忆与传统》。^③《族长的史诗》是亨德尔博士论文的修改稿，他运用历史批判方法，将雅各的叙述置于古代西亚广袤的文化语境中，对希伯来圣经与乌加里特史诗(Ugaritic Epic Poem)中的相关主题进行了平行阅读。在导论部分，他认为诠释的方式有多种，不存在一种确定不移的释读方式。^④他回溯了有关雅各的过往诠释史，包括德国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衮克尔(Hermann Gunkel)、诺特(Martin Noth)，以及美国学者奥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的见解。关于族长的叙述，亨德尔特别评述了汤普森(Thomas L. Thompson)和

①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of t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anaan and Israel*. Harvard Semitic Monographs 42;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7. 该著作的第二部分,或其核心内容,于1985年获得圣经学会颁发的纪念奖,即圣经希伯来语与西北闪语之米切尔·达胡德(Mitchell Dahood)纪念奖。以下简称《族长的史诗》。

② Ronald S. Hendel, *The Text of Genesis 1-11: Textual Studies and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该著作于1998年获得美国东方研究学派(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Schools)颁发的弗兰克·克劳斯奖(Frank M. Cross Prize)。次年,该著作被圣经考古学会(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评为年度旧约优秀著作。以下简称《〈创世记〉1—11章的文本》。

③ Ronald Hendel,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以下简称《纪念亚伯拉罕》。

④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of t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anaan and Israel*, xiv.

希特斯(John van Seters)的论著,敏锐地指出他们质疑族长时代的基本历史性,将之抽离于第二个千年,但是,即便将之置入第一千年,视之为较晚近的产物,这在方法论上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区分口述传统与文本著述,而且缺乏有关族长的历史知识。^①作为克劳斯的得意门生,亨德尔传承了他的衣钵。克劳斯将迦南神话同五经著述予以比较研究,探讨了五经的本质与起源,而亨德尔在乌加里特的迦南史诗这一宏大语境中诠释雅各故事的叙述,实践了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关于“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思想。

亨德尔首先探查了有关出生的故事叙述,希伯来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出生故事俯拾皆是。在乌加里特的出生故事里,他选择了科塔史诗(Kirta epic)和阿迦特史诗(Aqhat epic)^②,二者都述及乌加里特的君王对子嗣的渴望,及其应允的实现。它们为理解雅各和以扫的出生故事(创25)提供了背景与亮光。通过平行阅读,他认为族长的出生故事享有乌加里特出生故事诸多特征。“时间、空间、语言与文化上的邻近,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迦南一以色列的范围里,各种叙述是彼此相关的,并成为连贯的口传叙述传统中的多种形式。”^③关于雅各的天梯和伯特利的神圣显现(创28:10-22),雅各对以撒的欺骗(创27),以及雅各之妻拉结的穿插故

①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of t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anaan and Israel*, 24-26. 汤普森与希特斯的著作分别为: Thomas L. Thompson, *The Historicity of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Abraham*. Berlin: De Gruyter Press, 1974; John van Seters, *Abraham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这两个史诗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它们著述于公元前1365年之前,而且依据克劳斯的研究,以色列的出生故事著述于公元前10—前6世纪的迦南南部地区。参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of t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anaan and Israel*, 46-47.

③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of t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anaan and Israel*, 58.

事(创29-30),亨德尔从来源、语言、叙述风格和仪式实践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呈现了迦南与以色列在叙述艺术上的连续性。此外,亨德尔还将雅各视为英雄,因为他在毗努伊勒与神圣相遇(创32:22-32),胜过以扫,在很多方面能与摩西媲美。在以色列和古代近东,雅各及其他故事与英雄人物的关联是多种多样的。亨德尔认为:“这些关联的基础,就是讲述那些留存于古代世界的故事的实践。那些著名的人物故事以千变万化的形式代代流传,由村至村口口相传。那些故事保存了人们的信仰和梦想,使自己与遥远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相连接。那些过去的事件赋予人们一种威望和超越当下生活的即刻性。”^①在此,亨德尔所关注的是族长故事流传的方式和意义。

在《创世记》中,位于族长叙述之前的是关于创造及史前的记述。亨德尔的第二部著作《〈创世记〉1—11章的文本》就是对这一部分的探究。在方法论上,他追随托夫(Emanuel Tov)和麦克卡特(Peter K. McCarter)的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方法,对《创世记》1—11章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文献学训诂和考证。^②他聚焦于相关文本,主要是希伯来文的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昆兰卷轴(Qumran scrolls)、撒玛利亚文本(Samaritan text)和希腊文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通过深入的探查和分析,呈现出文本流变的历史本质。亨德尔认为文本批判的基础在于认知赫拉克利特

①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of t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anaan and Israel*, 167.

② Emanuel Tov, *The Text-Critical Use of the Septuagint in Biblical Research*. Jerusalem: Simor, 1981;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2. 托夫是希伯来大学教授,1992年开始,他带领研究团队负责对死海古卷的解读与印行,因此他的后期著作多与死海古卷研究相关。麦克卡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圣经与古代近东研究领域的奥布赖特讲座教授。另参 Peter K. McCarter, *Textual Criticism: Recovering the Text of the Hebrew 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6.

(Heraclitus)的名言“万物变动不居”。他指出：“所有文本通过抄写员或以其他方式而得以传递，历经时间延续而发生各样的变化，而文本批判就是要孤立这些变化，记录并分析它们，可能时进行纠正，并形成批判的文本和版本。”^①随着昆兰卷轴的发现与解读，文本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愈加显著。^②

通过这种文本批判，《创世记》1—11章的文本历史被建构，其中包括文本讹误的历史，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因为经文在传抄过程中各种错讹难免。而关于现代文本历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谱系图示的方法，即依赖于对文本中共有讹误的识别。沿着这样的思路，亨德尔指出并列举了《创世记》1—11章的文本在不同版本或译本中的讹误，以彰显各版本之间的文本关系。他对这些讹误的阅读和处理会出现协调化，或者在年代上做出修正。经过多个案例的训诂考证后，亨德尔列出了《创世记》1—11章的谱系图式。他认为昆兰第四号洞穴发现的《创世记》经卷（简称为4QGen^b）最为接近马所拉文本的原型，也是犹太拉比使用的正典文本的原型。^③最后，亨德尔建构了《创世记》1—11章的一个批判文本，指出这个批判文本有可能是接近理想原型的，但是不可能说出这个原型与原初文本之间的真正距离，而且，它没有到此为

① Ronald S. Hendel, *The Text of Genesis 1-11: Textual Studies and Critical Edition*, 3.

② 亨德尔对昆兰卷轴与文本批判理论之关系进行了具体讨论。参 Ronald S. Hendel, “Assessing the Text-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Hebrew Bible after Qumran”, in J. J. Collins and T. H. Lim eds., *Oxford Handbook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③ Ronald S. Hendel, *The Text of Genesis 1-11: Textual Studies and Critical Edition*, 100-101.譬如，依据马所拉文本，《创世记》的希伯来书卷名为 ברשית，但是在昆兰第四洞穴发现的《创世记》卷名为 ברשית，其中的静音א不见了。而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同一时期昆兰卷轴中的其他经卷中，是普遍现象，这表明古代文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变迁，同时也说明对希伯来文本进行文本批判的必要性。参 Ibid., ii, viii.

止,有必要继续考察下去。①亨德尔的批判文本辅以上述四个文本的批判性阅读而成,充分体现了文本流变的历史性。

在探讨口述传统并对文本进行批判性诠释之后,亨德尔的目光重新投向族长传统,而这次他关注的是亚伯拉罕。作为他的《创世记》三部曲之三,《纪念亚伯拉罕》不同于前两者。在该著作里,他强调对过去的记忆,及其在塑造文化、历史与传统中的意义,宛如巴勒斯坦塔尔根称希伯来圣经为“记忆之书”。亨德尔坦承他受到了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及耶鲁沙利米(Yosef Yerushalmi)的影响。②就希伯来圣经而言,他指出:“这些文本中的历史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也不易接近。准确地说,希伯来圣经为我们呈现了有关过去的各种描述与视角。要追随这些文本的意义,就要意识到文本的文化视域,以及政治与宗教的志趣,还有文学效果,这些方式粉饰着圣经记忆。圣经中的过去是被呈现的过去,而不是过去本身。”③因此,这个被呈现的过去,是公共记

① Ronald S. Hendel, *The Text of Genesis 1-11: Textual Studies and Critical Edition*, 113.对于文本批判的目的而言,这个原初的文本曾经存在,而且,通过去除抄写中积累的讹误与变化能够重构它,但是正典的问题使它复杂化。参 Ronald S. Hendel, *The Text of Genesis 1-11: Textual Studies and Critical Edition*, 114。

② 年鉴学派是个史学流派,由费夫尔(Lucien Febvre)与布洛赫(Marc Bloch)创办于1929年的《社会经济史年鉴》而得名。该派以采取社会科学的整体历史观而著称,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注重历史的长时段发展,且主张跨学科研究,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纳入历史学中,旨在重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由此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由政治史转移至社会史与文化史。它关注过去的社会功能,以及集体记忆的本质。其实,“年鉴式”的史学写作为此类的学者所不屑,他们又被音译为“安娜学派”。参 <http://zh.wikipedia.org/wiki/年鉴学派>。耶鲁沙利米以希伯来圣经为起始,探讨了历史中各种意义关系之网、对过去的记忆,以及犹太来源中的历史著述。参 Yosef Hayim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③ Ronald Hendel,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x.

忆、宗教远象与文学华章的奇妙融汇。譬如,对亚伯拉罕的记忆表明他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他集文化英雄、宗教创始者与首个族长的权威身份于一身。于是,对他的记忆“在以色列人的谱系中涉及社会功能、律法权能与宗教命令”^①。而谱系是联结过去与当下的重要途径。在五经里,对过去的叙述,是通过由亚当至以色列族群这种谱系连续的结构而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结构中,亚伯拉罕以多种方式被呈现。亨德尔指出:“纪念亚伯拉罕,是要进入记忆与反记忆(countermemory)这一漫长的历史。对族长的各种记忆,持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就是成为西方文化,以及现代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身份的深层次根源的一部分。”^②这里的反记忆是指对抗主流记忆的记忆,是对既存记忆的反驳、修正与取代。综上所述,亨德尔的《创世记》三部曲代表了其方法论上的三种转向,以及诠释《创世记》的三种视角,即口述传统、文本与记忆。

二、圣经考古学

早在19世纪中叶,来自欧洲的西方探险家、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就开始了対圣经所涉地带的考古发掘。1900年美国东方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简称ASOR)在耶路撒冷成立,那是圣经文学学会在考古学领域的一个阵地,只是其考古发掘的地点和目的并不局限于同圣经的关联性。1920年威廉·奥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 1891—1971)成为美国东方研究学

-
- ① Ronald Hendel, "Remembering Abraham",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31-34. 这些方式“强化了以色列社会生活之谱系结构的权威,表明了以色列在民族与宗教上的联合,并规定了这一民族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参Ibid., 41。
- ② Ronald Hendel,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42-43.

院的主任,他坚信圣经的历史性,认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族长,以及出埃及、征服迦南等事件,均曾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①这直接影响到他的理论基础,即通过考古勘探,将圣纪事粘合在有形的历史现实中,以“圣经为中心”,去“证明圣经”。奥布赖特的得意门生包括赖特(G. Ernest Wright)、普瑞查德(James B. Pritchard)、罗斯(Frank M. Cross)等,罗斯便是亨德尔的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是《迦南神话与希伯来史诗》。^②

亨德尔自称为奥布赖特学派的嫡孙,但他对考古学视角的圣经诠释始终持一种批判态度。他指出:“考古学家发掘的那些定居点享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它们是没有围墙的小村落,一些不过是大家庭的住所,没有社会分层或永久军事机构的迹象。总之,物质文化表明,那是迦南文化的一种本土的乡村发展。”^③这表明早期以色列文化是迦南文化传统的一种变体,属于一种本土文化。而且,“在古代以色列的个案中,对文化身份进行建构的想象,至少有一部分保留在有关以色列起源的圣经叙述里。最为重要的想象性建构,就是《出埃及记》至《申命记》关于出埃及—西奈—旷野时期

① W. F.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Monotheism and Historical Proc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0. 另参其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6 和 *The Biblical Period from Abraham to Ezra: An Historical Surve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3.

② Frank M. Cross,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Isra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罗斯坚持奥布赖特关于民族史诗的观点,认为耶典与神典之后隐藏着“史诗的来源”,以及西奈神圣显现的观点,但认为它们都是晚期的产物。甚至,《诗篇》中的锡安传统虽有神圣显现的因素,但与西奈与仪式场景无关。相反,是锡安传统影响了西奈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上是希特斯对罗斯以及奥布赖特学派的批评。参 John van Seters, *The Pentateuch: A Social-Science Commentar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53-57.

③ Ronald Hendel, “Israel among the Nations”,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7.

的故事叙述”^①。这种论断实际上否定了古代以色列人曾经下埃及的说法。亨德尔进一步认为：以色列文化与宗教的迦南母体(Canaanite matrix)伴随考古发现而愈发清晰。比如，在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500—前1200)，即在以色列文明兴起之前，乌加里特是迦南的繁盛之城，而出自那里的宗教文本呈现出与圣经文本类似的文化传统。以色列文化进行继承并转化的，不仅有神圣武士的神话，而且包括迦南万神殿诸神祇的叙述与特征。^②

在亨德尔看来，圣经所呈现的过去并非真实的历史。他引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福科(Michel Foucault)和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观，提出“历史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y)之说，认为“历史意识是复杂而迷人的，它不再是个简单而静止的事物，而是思想和叙述话语风格的累积，同生活的其他形式发生密切关联，诸如社会、宗教、政治和文学”^③。譬如对圣经作者而言，有关过去的传统叙述是真实的，尽管那些叙述受制于修订，而修订的目的是出于维护或复兴所谓的真理。因此“圣经对历史编纂的实践，就是诠释与组合，而不是证实或证伪”^④。在希伯来圣经里，诠释、修订与文本的拼凑是联系在一起的，亨德尔以《历代志》的为例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历代志》通过重新组合、诠释文本的方式，修正了《撒母耳记》、《列王纪》中所呈现的过去，以符合当下的理解。同样地，由《申命记》至《列王纪》的申命学派亦采用了这种诠释策略。他还认为，在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世界，神话、史诗与历史是相互交织、相互预示的，从未有强烈的分野或对比。^⑤他举

① Ronald Hendel, "Israel among the Nations",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7.

② Ibid., 13-18.

③ Ronald Hendel, "The Biblical Sense of the Past",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96.

④ Ibid., 97.

⑤ Ibid., 99-105.

例称《诗篇》74篇和《出埃及记》15章的摩西之歌就是清晰的注脚。其中，宇宙秩序的神话与以色列民族的形成是紧密关联的。可见，圣经对过去或历史的表述既是多元的，也是复杂的。亨德尔还以圣经语言学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圣经文学的著述阶段，并视之为令人信服的方式。他指出，希伯来语言的发展有个历史，在学术研究中可以得到检验；古典圣经希伯来文著述的书卷，及其语言和文化视域，都早于波斯、希腊时期著述的书卷。^①

亨德尔以圣诞老人为隐喻，发出一系列追问：圣经考古学存在吗？它是凭空杜撰的吗？是个消失的梦想吗？他指出：“圣经考古学在当今已经被摒弃。奥布赖特及其他学者曾经建构的历史和思想结构，已经被动摇，剩下的几乎是废墟。考古学的研究，不能证明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等的历史年代及事件，但是，考古学有助于说明这些年代和事件大都是非历史的。我们对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发现，圣经对这些时期的描述实乃民间传说与文化记忆的融合。其中，历史事件的细节要么消失，要么被重塑。这些故事叙述具有深刻意义，但只是偶尔涉及历史的成分。”^②当代考古研究维护了君王制时期之前的圣经书卷的非历史性（non-historicity）。鉴于这种破解结果，亨德尔认为当今很多圣经学者不去追求成为考古学家，而大部分黎凡特

① Ronald Hendel, "Linguistic Notes on the Ag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109-117.

② Ronald Hendel, "Is There a Biblical Archaeology?" i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32/4 (2006): 20. 此外，在《约书亚记》6章征服迦南地的叙述中，耶利哥城被攻陷。依据考古发现，这个城市在公元前约1550年被摧毁，并在公元前约1000年重新有人定居。但是如前所述，有关以色列的最早文本记载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在此，圣经记载与考古发现并不相关。参 Ronald Hendel, "Giants at Jericho",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35/2 (2009): 20.

考古学家也不会寻求训练而成为圣经学者。^①二者相互疏离,成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亨德尔提倡二者之间对话,求同存异。他认为奥布赖特曾通过他的知识与愿望,将圣经与考古学捆绑在一起,但是其历史观并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即便如此,亨德尔认为奥布赖特深植于内心的冲动是正确的,即文本研究与物质文化研究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可见,作为奥布赖特的嫡系传人,亨德尔对圣经研究与考古学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前辈。他不再局限于文本著述的某个时间与空间,也没有神学羁绊,而是着力于恢弘而深邃的文化记忆,去呈现以色列的历史起源、传统和身份。

三、文化记忆

20世纪70至80年代,伴随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奥布赖特对族长传统之历史性的坚信不移导致他那一厢情愿的臆测。那么如何认识族长传统?亨德尔认为历史(history)与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有着复杂的关系,因为,历史与想象是混合交织的。就文本与历史事实的关系而言,他指出:“《创世记》中的族长叙述是历史记忆、传统的民间传说、文化的自我界定与叙事华章的综合。探究故事叙述中的历史记忆,就是要表述这些叙述中的不同方面,而不是其民间传说或文学艺术。但是,族长叙述中那些历史的、民间传说的、文化的与文学的维度,对整体进行合意的理解而言,每一种维度都是重要的。”^②因此,在关注族长叙述的过

① Ronald Hendel, “Is There a Biblical Archaeology?” 20. 黎凡特是一个历史上不精确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大片地区。

② Ronald Hendel,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46.

程中,当我们追溯历史问题时,应当意识到其他维度,或者说,历史探究只是第一步。历史探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细致入微地理解族长叙述而言,它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此,亨德尔强调对族长叙述进行历史性探究的局限性,而且他进一步否定了发现族长及其生活年代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明确的依据能表明众族长在历史中的实况,只有相关的叙述与传统。我们最多只能考证这些叙述与传统之年代的某些方面。^①既然如此,亨德尔指出:有关族长的圣经传统,拥有一些古老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第二个千年的前以色列时代,交织着对迦南神祇伊勒(El)以及亚摩利部族(Amorite tribes)的记忆。^②因此族长传统具有古老的渊源,基于这些渊源,每个时代的讲故事者,不断地创制、改编与润饰着故事叙述,直到它们被圣经作者记述下来,其中弥漫着过去的力量与权威。

亨德尔认为“文化具有我们所称的记忆”^③。论及有关记忆的研究,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理论被描述为“现世主义”。在其名著《集体记忆》里,他不仅呈现了过去与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看到物质世界对塑造集体记忆的作用,还意识到社会权力在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性。^④德国埃及学家阿斯曼(Jan Assmann)将集体记忆称为“文化记忆”,并杜撰了专门用以研究文化记忆的术语 *mnemohistory*,意为“记忆史”(memory history),只关注被记忆的过去。它“不是经验历史的对

① Ronald Hendel,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47.

② Ibid., 55.

③ Ronald Hendel, "Cultural Memory", in idem ed., *Reading Genesis: Ten Metho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

④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该著作的中文版出版于1950年。另参中译本: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立面,而是其分支或从属学科”^①。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关注,并不在意于传统中那些可能的真相,诸如摩西的传统,而是将传统视为文化记忆的现象,其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借助于重构过去而塑造一种身份”^②。因此,亨德尔认为阿斯曼的“记忆史”同历史的社会功能相关联。他指出,在集体记忆里,过去与当下相互关联,而记忆史的任务,是要在这一关系中标示出力量、张力与转化。分析动向是由历史到话语叙述,再回到历史,而不是坚持将记忆视为批判的历史重构之“依据”。^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创世记》就是一部文化记忆的书卷。^④亨德尔以《创世记》28章中的雅各之梦为例,呈现这种文化记忆的实践,指出那个故事体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其集体身份与宗教命运的理解,它植根于形成祖传历史的事件,并将该种知识融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与实践。故事中的伯特利是天地相交的圣地,位于通往中央高地的要道上,人们去那里朝拜。雅各的经验与神圣记忆,还有神圣显现的场景,被不断地更新往复。如此,朝觐者进入一种神圣的时空,集体的过去成为可知觉的临在,文化记忆融会了个人经验,从而克服凡俗历史中遇到的难题与偶然,感受到被上帝所护佑的应许。^⑤亨德尔还引述该故事的其他来源,比如较晚形成的祭司典(创 32:

① Jan Assman, *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9.

② Ibid., 14.

③ Ronald Hendel, “The Exodus in Biblical Memory”,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59.譬如,他认为《出埃及记》中的记忆,不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忆,而且是历史与记忆的融汇,而这个记忆适应于不同时期的境况。参Ibid., 72-73.

④ 千百年来,《创世记》不仅是犹太人与基督徒的文化记忆,也是西方文化真正的文化记忆。此外,从社会框架、记忆史与诗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部文化记忆的书卷,《创世记》具有互补而相互关联的维度。参Ronald Hendel, “Cultural Memory”, 29-33.

⑤ Ibid., 34-36.

23-33; 35:9-15),用以补充说明对族长的应许,证明祭司典中那个超验的上帝成为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记忆中合乎规范的表达。^①因此,反记忆更适合后圣经时代的框架,有效地重述了早前的记忆。

在希伯来圣经里,出埃及是个核心事件,也是古代以色列宗教的焦点所在。亨德尔呈现了这一叙述对塑造以色列人文化记忆和传统身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出埃及记》的著述参照了早前的话语叙述,无论是口传的,还是著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中的文化记忆处于一种话语叙述的历史中”^②。在历史上,迦南地是埃及帝国的一个省,迦南人通过多种方式被沦为埃及的奴隶。在以色列文化的早期时代,埃及帝国是破碎的,早期以色列人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为奴的苦难记忆,这成为其民族身份的一部分。而且,叙述中的法老是无名的,只是集体记忆的一个象征。^③关于出埃及过程中各样的神迹奇事,亨德尔指出它们乃是大众记忆的产物。此外在圣经叙述中,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在以色列人的记忆与身份里,本是以色列民族的创始人与解救者,却被葬在摩押地,其坟墓无人知晓(申 34:6)。亨德尔指出:“圣经思想中的这些记忆,其功能是坚持统一原则,就是将不同的事物联结起来,但它们只存在于过去。”^④最后,关于《列王纪》对以色列王所罗门的叙述,亨德尔认为,所罗门同历史的关联性愈来愈被考古学

① 参 Ronald Hendel, “Cultural Memory”, 38-39.

② Ronald Hendel, “The Exodus in Biblical Memory”, 58.

③ *Ibid.*, 60-62. 有圣经考古学者指出,至今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能表明早期以色列支派具有埃及的起源。以色列的历史编纂者可能参照了保留在记忆中迦南群体下埃及的口述传统,因此,圣经作者运用类推法,呈现他们对雅威之权能的认识,包括如何成为雅威的子民,说明以色列人被拣选是个奇迹。参 William G. Dever, “Is There An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Exodus”, in Ernest S. Frerichs & Leonard H. Lesko eds., *Exodus: The Egyptian Evidenc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7, 67-86.

④ *Ibid.*, 67-71.

家所质疑,“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对过去的研究与重构中的偏见,正如我们应当意识到古文献中的偏见。无论我们如何喜欢去想象圣经所罗门——伟大的君王、恶棍,或是虚构人物——我们都必须确定圣经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描述他”^①。在亨德尔看来,有关君王所罗门的记忆考古学,融会了叙述话语、公众记忆、年代学与社会变化之结构的诸多方面。他认为存在两个所罗门国王,即“历史的与叙述的,它们不能全然分离”^②,因为它们反映了现实的不同层面。

在以色列民族身份形成的过程中,亨德尔认为文化记忆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就此而言,《创世记》是建构文化记忆的典型书卷之一。其中有关以色列民族起源的文化记忆始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以及以色列成为上帝子民的叙事。以色列是雅各的新名字,与雅各角力的雅威或天使,就是伴随以色列人之记忆的那一位。^③而在《出埃及记》中,塑造民族身份的文化记忆,包括在埃及为奴与寄居、十灾、旷野游荡和英雄人物摩西。亨德尔指出:“这个被人们所记忆过去,是个有意义的过去,是被主体当下的观念、希望与恐惧所感知和粉饰的过去。记忆通常是有选择性的,它是依据当下的愿望而被组织与润饰。”^④如此,历史的真实与象

① Ronald Hendel, “The Archaeology of Memory: Solomon, History, and Biblical Representation”, in idem,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75. 他指出:“圣经对所罗门在位的叙述,是关于过去的一种视角——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各种视角的累积或混杂——而非过去本身。它是一种证据,但像所有的证据一样,夹杂着真实与虚幻的记忆,被政治与心理的关注所塑造,并受到先前证据的影响。”参Ibid.,76。

② Ibid., 94.

③ 据《创世记》35:2-4记载,雅各之家曾事奉外邦的神,但现在,他们的宗教崇拜要专注于在伯特利神圣显现的上帝雅威,如此,以色列的多神信仰转化为一神信仰。而在这一过程中,迦南至高之神祇伊勒(El)渐被遗忘。Ronald Hendel, “Cultural Memory”, 44.

④ Ronald Hendel, “The Exodus in Biblical Memory”, 71.

征意义的真实相互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使当下合理化。《出埃及记》是关于一个民族诞生的故事。在其一系列象征仪式中，以色列民族自我界定的过程是显然的：从为奴之家被解救，在西奈山成为“雅威的子民”而获得新的身份，并因此而进入应许之地。可以说，“锻造身份”(forging of identity)是贯穿整个以色列社会的过程。亨德尔认为：“整个故事界定了集体身份以及这一民族的族群边界，为社会与宗教生活提供了共同的基础。”^①如此，《出埃及记》的记忆史就是关于各种过去的故事叙述，而这些过去汇集在相互交叉的时期里，涉及古代生活、一个特定的民族及其人性。

四、结 语

亨德尔将文化记忆的进路视为探讨文学、历史、文化与宗教的重要视角。他将神话、民间传说、文学虚构与真实记忆进行编织，同时，又综合了文献分析、考古依据的意识，以及文化历史的宽广视域。作为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的忠实拥趸，在圣经学术研究中，亨德尔始终坚持历史批判方法，同时又看重文本的意义，注意厘清真理与意义的界限。他认为，运用历史批判方法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对圣经文本进行综合诠释，采取相互交织的策略，而不是将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彼此孤立。^②近几十年来，历史批判备受后现代批判的挑战与质疑，包括文本与语言中的确定意义，以及进入过去世界的可能性。亨德尔

① 在每年一度再现集体记忆的逾越节(Passover)晚宴上，必定回忆与讲述出埃及的故事和经历，如此，历史的社会功能对于民族的自我界定发挥着重要功能。Ibid., 72。

② Ronald Hendel,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Reflections on Method in Biblical Studies", in Thomas E. Levy ed., *Historical Biblical Archaeology and the Future: The New Pragmatism*. London: Equinox, 2010, 251.

对后现代思潮的评价,尤其是对某些女性主义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解,可谓毁誉参半。^①他提出要与后现代思潮对话,不仅从人类学、哲学、文学批评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分析后现代历史观和知识观,而且重新界定文化、记忆与历史。亨德尔指出:圣经著述是涉及神话、记忆与历史的具有多种观点的连续体。圣经作者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不会质疑著述来源的真实性。“如果貌似历史的圣经著述呈现了一个有关部落与君王时代的相对祛魅的叙述,那么,这个凡俗世界之前与之外的文本,就属于神圣时间的领域。在那里,叙述话语饰演着它自己的炼丹术。这些叙述植根于文化记忆,包含并转化着并不归于文化记忆的历史。”^②他认为这些叙述的意义远比历史更为持久,因为它们有自己的道理和意义。这种厚重而表面看上去的简单,本是种种模式的历史记述都望尘莫及的。

作者田海华,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著译有《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经典与诠释》、《〈出埃及记〉释义》等。

① 亨德尔将后现代主义分为“硬”版与“软”版两种,前者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后现代主义,而后者指可以证明也有依据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后者在“开明的”现代主义中是不易被辨别的。参 Ronald Hendel, “Mind the Gap: Modern and Postmodern Studies”, 未刊论文。感谢亨德尔慷慨地让笔者分享该文。

② Ronald Hendel,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Reflections on Method in Biblical Studies”, 259.